

“十二五”

国家重点出版物  
出版规划项目

# 中国正面战场

THE II  
WORLD  
W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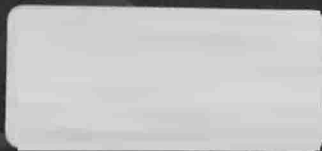
  
华夏出版社  
LIXIA PUBLISHING HOUSE

陈谦平  
张连红  
张生◎著

# 中国正面战场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正面战场 / 陈谦平, 张连红, 张生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5.1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丛书)

ISBN 978 - 7 - 5080 - 8223 - 3

I. ①中… II. ①陈… ②张… ③张…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中国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4440 号

## 中国正面战场

---

作 者 陈谦平 张连红 张 生  
责任编辑 罗 庆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印 张 16.75  
字 数 186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http://www.hxph.com.cn) 电话: (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总 序

钱乘旦

二十年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丛书》全套八册在当时任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潘平先生的支持下撰写完成，并收入由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发起的公益项目希望书库中，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印行，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作为希望小学的课外阅读书籍与贫困地区的小学生们见面了。二十年之后的今天，原稿经过修改和补充即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作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周年的一束纪念。

二十年前我为这套书写了一篇序，时至今日再看此文，其中的基本判断居然都没有过时。首先，世界又维持了二十年的和平，而这二十年确实确实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但人们未曾料到，战后的发展主要是新兴国家的发展，世界力量的平衡由此发生变化，五百年的西方优势正一点点消退，非西方国家经历着群体的复兴。如何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关系到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只有对各国的发展都“乐见其成”，将其视为全人类的共同福音，才能对世界变化有正确的认识，而不致将人性中阴暗的一面付之于行动。

其次，苏联解体、两极世界瓦解后，这个世界不是更太平、而是更危险了，一个超级大国恣意妄为、随便改变现状的做法只使得这个世界狼烟四起，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战争的边缘。和平维持

了太长的时间，战争的记忆似乎已经遥远，年轻人只是在电脑游戏中接触战争场面，而那些游戏又确实把战争当成儿戏。这种时尚的“现代文化”隐藏着太多的隐患，人们需要尽早反思，不要让它泛滥成灾，而能够给人们带来真实的战争记忆、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伤痛的，恰恰是真实地写出战争的历史，并永远记住它留下的历史教训。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用正义战争打败非正义战争的大战，为打赢这场战争，世界人民付出了五千万人牺牲的代价，财产的损失不计其数。正气本应该长存，但出于偏见或意识形态，现在有些人却有意无意地抹杀二战的正义性质，混淆是非，把正义者说成邪恶，为邪恶者涂脂抹粉。人们对这场战争的记忆本来就在冲淡，而有意的歪曲和故意掩盖事实，无论出自何种动机，都只会助长邪恶。

作为“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半个地球激烈进行，其中一个主战场在中国。但长期以来英美话语控制了战争的诠释权，中国战场成了陪衬甚至消失在记忆中。我们这套书有意识地纠正了这种偏见，八册中有两册是专写中国战场的，一册写中国正面战场，另一册写中国敌后战场，两册合在一起，全面表现了波澜壮阔的中国抗日战争。二十年前还有人故意回避正面战场，今天我们都知道抗日战争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胜利。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永远不可忘记的。

所以说，二十年前的这些说法仍然有意义，因此在丛书正式出版时我将它全文刊出，作为全书的总序。

## “希望书库” 版序言

钱乘旦 庞绍堂

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弹散，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五十年前出生的那些人，如今也已经“知天命”，要年逾半百了。五十年来，尽管世界上狼烟未止，大大小小的战争始终不断，但全球性的大战总算没有打起来，出现了五十年难得的和平时期。五十年中，世界发展很快，物质生产的能力成倍增加，财富之增长居然破天荒第一次使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仅少数特殊人物可以享受优裕的生活，而且数量相当可观的普通人也能够分享其富裕了。许多地区已经习惯于和平与安宁，几代人都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样；即使曾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战争也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人们祈望着和平能世代代维持下去，永无止境。

人们渴望和平，因为和平与幸福总是连在一起；人们痛恨战争，因为战争与苦难是同义语。很少有人不希望和平，而想要战争的；然而，战争又似乎是人类永远摆脱不掉的命运之阴云，笼罩着由希望之火点燃的历史之光。战争陪伴着人类的历史，乃至在官修的史书上，没有战争似乎就显示不出君王的伟大，没有征伐似乎就表现不了统治的英明。可悲的是，历史似乎也果真如此，还在我们的先民与巨野洪荒作斗争的时代，人类就被战争的梦魇时时纠缠，尽管豺狼虎豹凶狠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但人的不同族群之间却免不了

要彼此厮杀，人的同类相斗充满了血腥气。文明降临之后，战争与历史一起进入文明，而且越来越自觉地利用文明的进步所造成的结果，从古希腊的青铜剑，到20世纪的激光导弹，哪一个历史阶段，不见证着武器的发展与完善，人类的多少智慧，被消耗在战争这门艺术上！当后人歌颂帝王的宏业、将军的伟绩时，似乎已经忘记了战争的残酷；有些人说，战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没有战争，社会也就停止不前了。对此我们虽然不敢苟同，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社会的发展有时的确需要战争来推动，比如：当新社会需要诞生、旧社会又不肯退去时，战争会帮助消灭旧社会；当邪恶势力张牙舞爪、剥夺千百万无辜人的生命与自由时，战争会帮助伸张正义，消灭邪恶；即使在并无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战争只是不开化人群的相互残杀或贪婪帝王们的争疆夺土时，它也会起到沟通文明、交流文化的作用，因为在工业化以前的时代里，地区间的联系极稀少，人们生活在封闭的地域里，很少有交流的机会，于是，战争作为一种残酷的沟通手段，居然也可以成为文明的载体！

但战争无论如何都是人性中丑陋一面的暴露。不管存在不存在正义的一方，战争都是由邪恶势力造成的。非正义的战争自不消说，它体现着统治者的贪婪、权欲和凶狠残暴；即使是正义的战争，也必然是在邪恶势力登峰造极、正义的力量不用战争作手段便不可铲除恶势力的前提下发生的。一场战争要么无正义与非正义可言，实际上双方都是非正义；要么一方是正义，另一方是非正义，于是战争首先由非正义一方挑起，正义一方为反抗、为生存，不得不奋起反击，拿起武器，向邪恶势力开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典型的用正义战争打败非正义战争的大战，为打赢这场战争，全世界人民付出了五千万人牺牲的代价，战争的财产损失，估计达到四万亿美元。人类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仅仅是为了消灭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势力之一——法西斯主义。痛定思痛，人们不禁会默然深思：难道一定要在热血和泪水中才能伸张永恒的正义吗？为什么不能在邪恶势力毒苗初露的时候就将它铲除，而一定要等它作恶多端、危害匪浅时才动员更大的人力和物力，去和它作本来可以轻易得多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后人去深思的最深沉的，也许就是这个问题。

人类是不是还需要不断地经受战争的苦难？是不是只有用鲜血和生命才能捍卫真理和正义？也许正是带着这种迷茫，世界才走完了五十年艰难的和平历程。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我们却不可忘记：当上一次大战奠定的世界体系瓦解之后，我们这个世界又变得动荡不安了，两极控制世界的平衡状态已经被打破，新的战争根源有可能在混乱中产生。我们能否阻止新的战争？我们能否化解各种冲突？能不能在邪恶势力刚刚抬头的时候就遏止它、消灭它？这是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严峻考验。我们渴望和平，我们希望永远不再有战争，至少不再有全球性的世界大战。我们希望人类的理智已经成熟到这个程度，即人们将永远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科学已经使人类具备了消灭自己的能力，世界的核武库可以把地球炸翻好几次。然而我们却不得不痛心地承认：战争曾一直与历史同在，我们不能保证人类的私欲永远不再助长邪恶势力的抬头，使之再次成为引发世界战争的根源。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深信：



正义会在战争中凯旋，因为人类在其本性中，天生就追求真理与正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波澜壮阔的，它高奏着振人心弦的英雄乐章，它为作家艺术家储藏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它为一代代后人留下了长久永存的崇敬与深思，它为历史家提供了永不磨灭的史绩。然而，我们仍然希望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战，铺设在人类脚下的，应该是永远的绿色和平之路。

让我们真诚地祝福和平永存。

1994年10月于南京



一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 1



二 中国准备抗战 / 23



三 鲜血抛洒在卢沟桥上 / 43



四 血肉长城——从上海到南京 / 63



五 “皇军”也吃了败仗 / 85



六 “保卫大武汉” / 105



七 全面切断中国补给线 / 121



八 日本陷入战争泥淖 / 139



九 长沙争夺战 / 159



十 中国不再孤立 / 177

十一 豫、湘、桂大溃败 / 199



十二 来之不易的胜利 / 219

中国正面战场大事记 / 239

主要参考书目 / 255

##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1931年9月18日深夜10点20分左右，万籁俱寂，突然一声轰天巨响，震撼了寂静的沈阳城。紧接着，枪炮声大作，埋伏在南满火车站和旅馆附近的日本炮兵开始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陆军独立第7旅猛烈轰击，在坦克掩护下的日本步兵亦从西、南、北三面发动进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从此，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将中国人民推入长达14年的战乱苦难之中，日本迈出了战争的第一步，而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日战争也揭开了序幕。

日本对中国领土垂涎已久，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就把矛头指向了地大物博而又羸弱不堪的中国，东北地区则成为日本侵华的首要目标。甲午战争使中国将台湾与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并赔银2亿两，但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之下，日本占领辽东半岛的企图却未能实现。1904—1905年，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了长达1年零7个月的战争，以战胜国自居的日本趁机取代了沙俄在东北的支配地位，将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划入其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乘机派兵占领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胶州湾，并逼迫袁世

凯政府接受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战后，由于中国人民反帝民族运动的兴起，加之美国主导下华盛顿体系的约束，日本在华侵略活动表面上有所收敛。

以政友会总裁、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为首的军国主义分子不甘于币原的“协调外交”政策，田中于1927年4月就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后，积极推行公开干涉中国内政的强硬外交政策，把解决中国问题视为内阁的主要使命。他对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说：

这次我出来组阁，主要是想解决中国问题，亦即处理满洲问题。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如果保持满洲的现状，国内会有许多意见，我无法应付下去。……不过不得已时，恐怕会发生战争。

同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后发表的《对华政策纲领》宣称，“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区之特殊地位及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予以防卫，并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的思想准备，保护已成为中外人士安居、发展之地。”“东方会议”的目的，在于阻止中国可能出现的统一局面，利用南北政府的对峙状态，尽快把满蒙从中国分裂出去，并为解决满蒙问题做好战争准备。

为了维护日本在华的既得利益，日本政府策划了一系列挑衅行动：

1927年5月至1928年5月间，数次派军队在山东登陆，并在济南制造了空前的大惨案：肆意炮击、枪杀中国军民6000余人，其中

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 17 人遭受日军割鼻耳、挖眼舌的酷刑，壮烈殉国。

1928 年 6 月 4 日，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最初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杀害张作霖个人，而是想在东北制造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最后由关东军来收拾残局，扶植傀儡政府，策划东北独立。

但由于张学良秘密迅速地返回沈阳，又对张作霖之死秘不发丧，从而稳定了东北政局。张学良子承父位，主持东三省军政。他审时度势，不顾日本的威胁和利诱，摆脱日本的控制和亲日派的掣肘，于同年底毅然服从国民政府，走上了全国统一的道路。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主政东北伊始对中华民族做出的一大贡献，它挫败了日本侵略集团妄图分割东北的阴谋。张学良易帜后，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权益，拒绝日本提出的许多无理要求，限制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扩张，引起了日本的仇视。日驻奉天代理总领事森岛向日本政府报告说：“张学良时代的对日态度，已从排日事件发展为对日攻势，并以铲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为目标。”

从 1929 年起，日本开始了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实际行动。关东军由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制定的《攻取奉天城计划》指出：“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在奉天集中兵力，攻取奉天城”，“要闪电般地消灭奉天附近军队，推翻其政权”。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认为：“要根本解决满洲问题，除非加以占领，使之成为日本的领土，别无他途。”于是，经过关东军的精心策划，终于在 1931 年春拟定好了在柳条湖策动爆炸、为发动战争制造借口的侵略计划。下面且看日本为发动侵略所作的准备：

——日本军部将第2师团调往东北驻防，该师团士兵绝大多数来自日本北部高寒地区，适应东北地区的作战环境。

——关东军从日本秘密运送两门24厘米重炮到沈阳，安装在日军兵营中，炮口对准北大营和沈阳飞机场。

——从8月下旬起，驻朝鲜日军在图们江一带集结了两个师团，准备随时支援关东军。

——关东军司令官由本庄繁接任，他曾担任过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和驻华武官，对东北军的情况了如指掌。

——中国通土肥原就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他曾任张学良的顾问，同东北政界要人非常熟悉。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却在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在东北的行动置若罔闻：

1930年爆发的蒋、阎、冯中原大战，导致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入关，严重削弱了东北边防。

1931年石友三反张学良，东北军又调4个旅进关。至此，东北军三分之二的兵力（15个步兵旅，2个骑兵旅，3个炮兵旅）驻扎在北平、天津地区，留在东北四省的仅有9个步兵旅、3个骑兵旅，其中沈阳仅驻兵1个旅，戍边兵力严重不足。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不是积极调兵北上，整顿东北边防，而是立即调兵南下，对江西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围剿。尤其是1931年6月，日本武装侵略东北的阴谋已暴露无遗时，仍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调集30万大军，向中央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

所以，当日本一手策划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发生后，蒋多次指示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应予不抵

抗，力避冲突。”命令张学良“万勿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在蒋介石的影响之下，张学良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命令，日军更加肆无忌惮，终于发动事变，酿成了大灾祸。

前面的那声轰隆巨响，正是日军将南满铁路柳条湖村附近一段路轨炸毁时所发出的爆炸声响，日军谎称“暴戾的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将事变的责任强加到中国方面。早已埋伏在北大营附近的南满铁路独立守备第二大队 500 余人，听到爆炸声后，立即向北大营发动攻击，独立守备第五大队也由铁岭赶赴北大营附近实施增援；关东军步兵第 29 联队则向沈阳城进攻。

北大营驻军为东北军步兵第 7 旅 7000 余人，该旅装备精良，军纪较严，是东北军主力之一，旅长王以哲是张学良手下一名悍将。按理说以一旅之众，对付日军一个守备大队，当是小菜一碟，但由于不抵抗命令的影响，该旅官兵疏于防范，斗志消沉，丧失了对日军的警惕性。事变当晚，旅长和三个团长均不在军营里；东北防边军参谋长荣臻正在家中大宴宾客，为其父祝寿；而北大营士兵听到类似地雷的爆炸声时，都以为日军又在演习，未加警觉。直到西北方枪声大作，日军重炮弹落在营房内外爆炸时，才意识到遭受袭击，但为时已晚，西北角已被川岛中队 100 余人占领，许多士兵还在睡梦中便已丧命。

然而，荣臻在接到第 7 旅参谋长赵镇藩的电话时，竟下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并称这是命令，必须照办。王以哲也从城里打来电话，命令所部“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



第 620 团团团长王铁汉在事变发生后立即赴团部组织士兵抵抗，他不顾荣臻“不准抵抗”的命令，下令还击，暂时遏制住了日军的攻势，为全旅撤出北大营赢得了时间。9 月 19 日凌晨 5 时 30 分，北大营沦陷，日军一个大队，在 7 个小时内，仅以死亡 2 人的代价，便攻克了由 7000 余人驻守的东北军兵营，杀死杀伤中国官兵 335 人，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历史的悲剧，是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恶果。

在步 29 联队进攻沈阳城的同时，第 2 师团长多门中将率步兵第 15 旅团由辽阳开往沈阳，并于 19 日中午以前，占领了沈阳全城以及辽宁省政府、东北的政、军、经各部门以及东大营、兵工厂、迫击炮厂、航空处等单位。一夜之间，东北军的 262 架飞机、3091 门火炮、26 辆战车、11.82 万支枪和 5864 挺机关枪都完好无损地落入日军手中。更令人吃惊的是，日军在这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除了攻占北大营外，竟无一人伤亡。

19 日凌晨，驻长春的日军也向东北军驻守的南岭兵营和宽城子兵营发动攻击。尽管吉林驻军参谋长熙洽命令所部“急速撤走，不准抵抗”，但驻军还是自发地进行还击和抵抗，一直激战到上午 11 时左右才突出重围，使日军付出了死 68 人、伤 131 人的沉重代价。

在袭击和侵占沈阳、长春的同时，关东军抽调一部分兵力沿南满铁路推进，由于已接到不抵抗的命令，当地驻军或闻风撤退，或缴械投降，使得日军一枪未放，便占领了安东、营口、凤城、瓦房店、大石桥、海城、鞍山、辽阳、铁岭、开原、四平街、公主岭等城镇。

9 月 21 日，日军又向吉林省会吉林市进犯，吉林省代主席熙洽开门揖盗，表示无条件投降。